

峻青： 做伟大时代的 一个侧影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公羽



峻青先生(1923—2019)

搞文学创作 要有一种献身精神

峻青，原名孙儒杰，字俊卿，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幼年时私塾攻读古文、诗词，打下了极好的文学功底。抗日战争中，他曾担任昌潍地区武工队小队长，一手拿枪、一手拿笔，1941年发表第一篇作品《风雪之夜》。他以亲身参与的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胶东半岛人民的英勇斗争，作为创作素材，以小说、散文等艺术形式，着力塑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流传至今的英雄人物形象，在我国文艺领域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1946年，他的短篇小说《血衣》获得胶东文协二等奖。1948年，他随大军南下，担任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兼宣传科长。建国初期，他在武汉工作，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马石山上》。

1955年，峻青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的创作激情如潮水一般澎湃激荡，奔腾不已。他著有长篇小说《海啸》(上下卷)，中篇小说《最后的报告》《神秘失踪之后》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最后的报告》《怒涛》《海燕》《胶东纪事》等，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雄关赋》《沧海赋》《三峡赋》《梅魂》等曾经影响一代文学青年，许多作品多次被搬上影视舞台。他的散文《秋色赋》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是几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70多年的写作生涯，峻青始终坚守为人民而创作的初心。从战火硝烟中成长起来的峻青，曾经激情地表示：“一想

到过去的烈士前赴后继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怎么也搁不下这支笔。我常想，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不也应该有那么一种献身精神吗？”正是以这样一种献身精神创作出来的这些革命斗争题材作品，奠定了峻青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是激情创作的作家 也是理性采编的报人

抗日战争中，峻青曾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采写了许多胶东战场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报道了大量普普通通的支前百姓。后来他担任《中原日报》编辑组长，1949年，随大军南下武汉，又参与了《长江日报》的创办。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峻青作为记者，采访了武汉三镇庆祝开国大典的大游行，目睹并报道了几十万人通宵达旦的狂欢；他参加过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大会，聆听过邓子恢、李先念、王首道等领导同志的讲话，采写了记录时代风云的重要新闻稿件。

惊闻峻青先生于8月19日在上海辞世，伤痛久久在心中萦绕。这位以96年的生命，为民族气魄与精神而奋力写作70多年的著名作家，从此留下一个深情为时代讴歌的背影。当晚，我从个人博客中找出峻青先生1989年5月为我第一部报告文学选集《登临出世界》所作的序言原文，为整整30年前结下的忘年情谊，而夜不能寐……

“文革”中，峻青惨遭“四人帮”迫害，在北京被关押五年半之久。恢复自由之后，他更加努力地写真实、写社会、写时代。1981年，峻青多次拜访茅盾、巴金、丁玲等老一辈作家，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参与发起并创办了上海《文学报》，并担任《文学报》主编。这是我国文坛、报坛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文学专业报纸。在他的主持下，《文学报》通过及时报道国内外文坛重大信息、评论和推介老中青作家的精品力作，积极开展文学批评，热情引领创作、引导阅读，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

关爱文学新人 做后人进步的阶梯

在我人生道路的起点，在我写作征程的开端，所接受的便是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民族精神教育。参加工作之后，在新闻宣传岗位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以他们为榜样。

峻青先生与家父李心贵同龄，而且同是在山东鲁中地区抗日战争烽火中走上我党新闻工作岗位的战士。1989年春，我的第一部集中反映中国石油化学工业诞生与发展的报告文学作品选集书稿完成，经我国报告文学界老前辈黄钢引荐，姚雪垠题写了书名《登临出世界》。祖籍山东荣成的上海写作中心主编、时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上海市文艺创作协会副会长方家文先生，向峻青先生介绍了家父和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和成绩，邀请他为我撰写序言。峻青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上海寄来的挂号信：上海画报出版社的方格稿纸，每页320字，13页，全文4200字的序言手稿原件，工整清秀。待到读完全文，我眼睛湿润了。峻青先生对祖国新生工业基地的关心、对齐鲁大地的热爱、对文学新人的提携与鼓励，洋溢在字里行间，至今读来，依然让我内心澎湃，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峻青先生在序言中多次引用我书稿中的内容，分析、鼓励。他写道：

我尤其赞赏其中《登临出世界》和《中国石化新生代》这

两篇纪实性报告文学。它们以气势磅礴激情横溢的笔触，全景式地扫描了我国石化工业的建立、发展、困难、挫折的历史，也展现了它现在的神采和未来的美景。

李毅中、丁福嵩、张瑞凤、杨传堂等等石化城的各级新老领导骨干以及数万名职工，都是这座大熔炉铸造出来的优秀人才。这位炼油工人出身的新闻战线上的战士，现任《石化工人报》副总编的李公羽，又何尝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呢？

这一题为《献给攀登者之歌》的序言，1989年10月14日《文艺报》第二版全文刊发，我所在的《石化工人报》旋即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全文转载。年底，《登临出世界》一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1993年春，我到上海出差，专程到峻青先生家中送书、拜谢，聆听教诲，报告家乡的发展变化，描述石油化学工业的新发展。他热情谦逊、和蔼可亲的笑容笑貌，犹有存焉。只是当时没带照相机，未曾留下影像，终成遗憾。

8月21日，《文学报》发表张滢滢的回忆文章时特别写到：峻青“前些年精神尚好时，一些青年作家请他指教自己的作品，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帮他们写序，好让更多人认识这些作家的闪光点……”一读至此，我便知道自己就是其中被峻青先生做长文推荐的新人之一，心生感动。

改革开放之后，峻青担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中国作协第二、三、四届理事，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他又完成了《峻青文集》(六卷，400万字)，评论集《峻青谈创作》等作品。

在空停云，霭蒙时雨。怀人先我，逝语且阻。如师如父的峻青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他多次在论述创作时谦虚地说，自己要做“那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的一个小小的侧影”。他的作品，艺术水准很高，在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背后，都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有着伟大时代的侧影。这一侧影，定格了峻青作为战士、记者、作家和文坛宿将的成长历程，并将在中国新闻与文学界留下厚重的一页。■



《峻青文集》八卷本 (资料图片)